

楊忠烈公文集

楊忠烈公文集卷三

觀陽李贊元望石甫較定

閩中鄭觀吉安侯甫

全叅訂

雲間陸鳴珂天藻甫

詩

五言古

神仙篇被述賦別崇智宗侯

淳生厭危役名嶽共招携雲軒遊紫府鳳駟立丹梯
時見遼東鶴屢聽淮南鷄玉英持作寶瓊實採成溪

飛策揚輕電懸旌耀彩霓瑞銀光似燭靈石髓如泥
空澗南山右超越鳳洲西一九應五色持此採行迷
命駕瑤池側過息麻女臺長袖何靡靡簫管清且哀
壁門涼月舉珠殿秋風廻青鳥驚高羽王母停玉杯
舉袖暫爲別千年得復來

宿漢口回龍寺爲恒空上人作

江上一拳石環以數株樹精舍隱老僧問年不知數
黃鶴舞對江鸚洲水東注清磬發閒情風櫓任沉汨
試問在舟人能得高眠足老僧笑不言江月澹超忽

五言律

同友人登眺漫和老僧口號

二三物外侶盟結歲寒同揮塵倚蘭砌捫蘿上梵宮
練槌飛瀑白鷺帶落霞紅吟眺當茲際塵氛淨眼中

山居陳元朴見訪限香韻

桐吟涼吹夜促藤共元方肝膽衝星壯芝蘭入室香
淒清聽遠瑟潦倒醉醇觴匪石吾徒在雌黃任短長

五言排律

賀誕心宇五袞

恭祝懸弧旦圖開瑞靄蒸千秋期後艾五袞慶先登
栢茂松爲繼月恒日始升山川並長久望譽等岡陵
駐世稱居士前身是髮僧瑤池降王母玉筍得高朋
海上陽堪狎樓頭鶴可乘風流追許椽存友擬姜肱
鷺序終須刻鴻冥暫避贈桑陰十畝適山色一欄憑
守以黑知白胸消炭與水弓裘基不薄忠孝世相承
令德歌同種怕怕壽愷增真仙在真樂何羨羽飛騰

五言絕句

寄老僧筇杖

堅輕筇竹杖一杖有高節寄語朔州僧閒步秋山月

七言律

贈彭淳吾雲水遊有序

淳吾道兄尋五嶽游一雙赤脚兩個空拳眼前寸
絲不罣世事一筆都勾可稱決烈男子矣友人楊
文孺老漢心腸無敢一牽破衲作世情話相向也
漫賦一言紀別

久向雲壇曳羽衣蓬年未屆已知非却從丹鼎採靈
藥讀得黃庭悟秘機羈絆何人能自脫塵蠶如汝亦
應稀學仙將去家千里何日歸來下令威

題畫景

把酒高樓俯碧流，微茫氣色對窓幽。
重巒倒影平湖淨，積翠斜連粉蝶浮。
不盡雲霞飛樹杪，何來旌節駐沙頭。
座中雙眼乾坤豁，豈必人間汗漫遊。

看山宿鐵佛寺漫興

何年鐵冶範金仙，勝占靈山地最偏。
徑入深林迷婉轉，庭撐古栢拂雲烟。
談經案近岩邊月，煮茗鑪澆厨壁。
泉蒸杖看山時，憇此翛然疑到小壺天。

題栢子園青苔閣

官閣凌空汶水淡金甌初動客登臨浮雲易改三山
色落葉先驚萬里心江上美人遺雜佩城南少婦試
清砧繁臺兔苑今未黍日暮憑欄思不禁

秋日移居石龍寺用九龍碑詩韻紀勝二首

花宮百尺擁松蘿說偈僧歸歲月多碣上數行留帝
製菴間一錫有神呵岩懸飛瀑烟雲濕路近樵青斷
續歌覽勝自嗤塵累縛何時受戒伴頭陀

其二

一榻蕭然臥草玄也依緒佛學逃禪未能寐入無塵

地却喜閒游是梵天杖曳雲霞穿古砌琴聽商羽咽
鳴泉興來幾醉藤蘿月忘却蹉跎負盛年

偶坐申陽青蓮菴漫興

申陽城外山無邊迤接河流遠接天翠擁虬松秋四
壁風酣絲柳日三眠人來犬出雲間吠鳥去僧還定
裏禪偶爾到菴塵慮歇擬從社主續青蓮

輓彭烈婦二首

陳人之女彭生婦二十餘齡殉所天指髮兩殘先示
信水漿七日不曾咽抱屍血染衣和履投死心甘蟻

共驚節烈古今名並著如斯就義幾人全

其二

熄燭曾盟合誓時于今殉死益堪悲一雙玉墮春纈
笋滿首刀殘雲鬢絲名並湘君能泣竹羞渠卓女解
聞詩漢東自昔多姸節三百年來此一奇

龍思霖遊龍興寺懷詩見訪用韻答之

久慕蒸焚太乙光美人何幸此同方披襟愛結蓮蒿
侶結佩常紉蘭蕙香門有弓旌徵異等匣含風雨誓
深藏明時轉盼公車會何用飄零重自傷

送醫士彭月潭還吳

彭仙世往清江浦三十年來寓楚墟此日歸帆別鸚
鵝到時家讌醉鱸魚活心自熱肱非折玄髮雖皤顏
似初若過匡山應大笑杏林春意屬吾廬

題贈水心老僧

支遁雲窩沂水丘狂儒此日始攀遊談禪話我葛藤
下說偈禮佛蓮葉頭淨鉢只教玄鶴守法筵時見赤
霞流塵襟一瞬都空盡何必尋仙到十洲

喜友人至寺見訪對榻論心兼致贈別

暮雲相望正迷茫之子何來聚上方
夜坐暗聯奎壁影風吟時挹薜蘿香
斷金自分三緘口刻燭無妨屢
命觴却慮王猷旋返棹明朝分手恨應長

答魏兌岳贈畫鷹

點綴神鳩出海雲信陵好客特頒分
風微尚歛雲霄翼秋擊應消狐兔群
橫目一鳴沉氣韻枝頭獨立絕
塵氛圖開蓬壁殊增色不羨林禽萋菲文

贈月潭八十舉子

月潭老人興太奇生平不解皺雙眉
宅邊有地頻栽

杏身外無營只採芝
濁酒半醺聊自咏
恢諧一笑解人頤
不知得訣長生否
八十年來尚產兒

輓水心和尚

閣黎幾脫嗔癡障
惟有參寥性湛如
愛客常揮高士榻
談禪時悟覺皇書
東林擬結青蓮社
西竺奄隨玄鶴徂
儂到水心亭上望
不堪聞笛立踟蹰

題四賢祠

載酒斯堂豈漫遊
典型不遠得前修
連名宦業推清
東渡蟻何心應狀
頭山外三鍾仍紫
氣橋南一派擁

寒流地靈似尚催人傑未信芳蹤兩姓收

七言絕句

送游叔燦入北雍二首

才子青驄指帝城，柳花兩岸夾啼鶯。
奚囊鄭重前途滿，贏得青樓唱玉清。

其二

題柱仙郎自有名，雄文新主辟雍盟。
乘時好獻上林賦，玉案重迎舊長卿。

遊北回望金焦紀事十首，今遺其六。聞南中有

石刻云

危亭平俯大江流
煙色緜揚一片浮
眼底六朝人物盡
獨憐拳石自千秋

逢僧剛得話
逃禪候吏催人下
唬船怪底漁翁雜
柳下三杯高枕石頭眠

嶮峴古洞幾經春
穠李夭桃色自新
半壁老藤溪抱月
却疑中有避秦人

風塵逐日若爲醒
纔到虛堂眼倍明
高貴白腸春正淨
天涯何事滯行旌

送程存質南歸二首

每盞滿路結靈雯才子青驄朱作幘歸去江南春正
好都收椽筆發雄文

其二

黃山白嶽嶙嶙响如錦花時入望新不及條風隨馬
首一樽千里共尋春

送劉宗乙赴試武昌二首

澀枝新雨淨山城到處榴花照眼明况復雲翻青萬
頃好收椽筆恣縱衡

其二

午月江頭水正滋
輕橈隊隊踏波行
中流擊楫君家事
越石于今有後生

游靈崖望太湖過西施洞

吳王穩擁太湖深
薪膽十年少伯心
但得扁舟辭國事
不須載去浣紗人

其二

萬松澗瑣洞門崩
絕磴蒼苔不可停
誤國無從誅尤物
尚留遺跡穢山靈

爲雙林融長老作

有序

歲甲辰余從方外彭幼朔閉關雙林寺時寺僧融
長老殊翛然松下風也余甚敬之融齒長余五歲
今春苦于度帖勞費過余齋因問寺中舊景則蕭
條甚矣乃僧貌尚如舊而余鬚髮半白感而書此
二十年前學閉關而今相見鬚毛斑却憐海內徵求
急卽爾山僧亦不閒

和友人七夕韻

耿耿銀河望眼頻一年此夕鵲橋新相逢莫漫輕相
別明日東西不易親

遊雙泉寺次彭熙陽先生韻

鍾聲縹緲鶴聲孤
彷彿人天有卽無
最是禪心容易
覓一聲清磬現玄珠

其二

嶙峋山寺倚雲孤
是處罽座此若無
怪得主僧多慧
識摩尼剩有照昏珠

序

贈別駕郭公甘雨序

當公謁選人得叅佐吾郎子時長安友人書來稱初
見公恂恂敬飭君子也再見之氣恬而瀟遠神安而
力定與語吏弊民隱井井秩秩也意復猷然常有以
自下既得公家世于其里人好行其德而一念不欺
一事不苟內外少壯一日也吾子識之此浪子之福
矣已公褰帷入境漣不佞得以部民拜公古風瞻衡
接詞私謂友人知言屬有應得公攝令事甫下車朝

三老子弟問民間疾苦一切與民休息小大之訟必盡其情一筆之下慎重再三更不忍輕杖一人羈一人伍伯廷偶立無所事事賈搆抱案牘畫諾而已會五月亢甚一望土龜坼也村市汹汹然米價涌騰公疏神步禱神色爲癩雨應日降旣霑旣足百物回稿市歌村舞曰公生我諸生某某等聚族而謀于予不佞方今東西交訌無藝之征併剗心醫瘡閭左無生之象吾子亦旣耳而目之矣若復五月無禾八月無穡吾應共索之枯魚肆耳而我輩二三措大苦倍之

則今日之雨也爲德于吾儕詩書之族爲更大且守
令如公亦詩書不數數見矣而况其代庖不淺我以
生足耳乃其精心以生我吾子能無一言楊子曰諸
君亦知雨之所以應公禱者乎曰且無論其他如公
體貌尊倨矣令若丞尉堂下肅拜受事得一溫色爲
快民共氏卑細矣公以雨之故望門閉與再肅而懇
跪焉此一念通帝座矣曰不有其尊能以身禱矣未
也萊蕪之甌盞鹽一杆公之子至庖人蒸乾腊以私
公色而得之痛自斥責吾不能誠信于子也飭于人

之共見弗見而欺焉神其予我是不亦不顯亦承乎
曰不私其子能以家禱矣未也天人之際幽明之間
感通之數固在衆人不及詳妻子所不知而已亦不
覺其勃然發者諸君不聞公所祈雨時糧胥以嚴徵
請乎公曰此時旱民心正慌而忍催科吏曰及今併
之猶緩至旱而民不應徵矣其若叅罰何公曰民無
生矣寧吾叅罰此一言也與祈雨無涉而天地之心
也神之聽之矣昔之禱雨而應者可覆按也有愛民
之心窮而迫于若無以自己者桑林之爲犧環鼎聚

艾之自焚是也有生物之心真而發于若不能自禦者人之不忍殺已之寧自代當甘減壽是也窮迫之極辭自蒸而爲雲真惻之至澤自解而爲雨宇宙在手造化生心此物此志也管子曰五政得時時雨乃來董子曰怨夫愁婦之氣通則上薄而爲甘澍自公之來邦安于耕機安于織詩書安于誦讀估客安于歷行旅安于市向時拘孿之勢若解而舒漚霧之氛若滌而淨彫敝之色若膏而潤咻與之聲若蘇而暢深山窮谷元和之氣旣以蘊藉細縕而一點盎然生

意又有以薄而通之與雨祈祈應禱也非以禱應冥
漠之合理數之自然也無寧惟是公之鄉人所曰公
不苟不欺內外少壯如一日乎此謂丘之禱久矣又
在無以有貴無以有味之先者矣諸生听然而笑曰
是善言我公之雨安得無以公歸而長生我乎是又
不然應龍之飛天也敷潤滋化有地無不仰濡前日
之雨四暨旁沾雨實私公公則非應可私且今憔悴
之天下獨恨不得至誠如公作蒼生霖雨耳我儕小
人且不忍以治中別駕獨私我公于滄子而况應然

則吾儕但當如太康中人之歌東先生也曰請天三日甘雨零何以酬之願長生公聲名鵲起公卿間得以畢其霖雨之用社稷實嘉賴之吾應亦何嘗不日坐公滋培中諸士曰私以我公之雨吾應也公矣吾子之言我公雨也請得備書之以質天下之仰公膏雨者

邢太守臺薦序

邢公守鄆子之三月民狎于野士服于教商賈安于市堂無威福之吏里鮮兼弱之豪六屬長吏若丞若尉各競修其職業以祈一當公師帥奉職循理聲特起江漢間會巡方使者報命推舉良二千石備上任使優借公露章蓋論薦公体猶未及額亦異數也群溷之父老子弟奔走歡呼曰巡方使者幸能知我公諸屬下吏更慶公獲上得民我曹于地方事益有所仰藉以宣通上下拜賜當無量謀所以宣中心之愛

而屬余不佞致詞顧予不佞亦何能有當于公則常有概于中願以致之良二千石者請以質諸公今日行事我輩學道愛人冀得一第無但榮名厚實也藉抒吾所蘊以及于行事耳而兩漢名賢聲藉甚至令田夫豎子亦知津津其姓名乃不在丞相通侯而在太守長史則官不必論內外尊顯要以膏澤下民而聲施無爽實惟親民者便而更無如守守于地方事力所得爲朝下州邑夕奉行于令丞尉矣力所不得夕請于藩臬御史臺朝而報可守顧不于愛人者有

實用與而今之爲守者虛矣清華之說起嘆簿書勞
人者曰一麾出守或者又稱引漢璽書賜金滿入爲
通侯其有徑心焉夫厭簿簿書日惟脫出爲快必有
荒落于職守之內于民若風之與萍躁急于通侯公
卿一切鋪張聲譽以養交廷望精神之在民間者亦
十一千百耳反之筮仕委質之意抵以爲顯庸也于
膏澤下民本領絕無相肖未嘗不循資序遷公卿華
廡而地方之口碑字表亦終不肯虛相假借公以進
士高第再仕爲令假善事上官如所爲巧延聲譽者

豈不能掖垣御史臺而不畏強禦不徇逢迎爲吾民
之爲求卽令公之同籍各已槐棘森列亦豈不能因
緣一屏藩風憲或各郡佳麗地而且菴爾溷子爲則
公之識度固已較趨名走徑擇官擇地者遠矣往余
一望見公顏色氣沉而勁言簡而要風規凝遠無少
年虛憍意而問民疾苦風俗良媮目蒿蒿焉有如一
及旣視事省煩文赦小過仁孤弱重農惠商儉用足
財去其涇息與奇袤之民往是郡有捕逃遣胥下縣
官吏亦不勝矐屑公一切報罷卽緊切亦但移檄屬

長吏以中期程殿最而已溷俗健訟爭府門而入門
爲之噎公聽受絕少物務以默止謹解息爭甚之有
批下縣者聽人願息卽立銷以報以故民化之庭常
虛無人吏不得爲奸利伍伯監門稿立備傳呼率多
請去諸長吏上府請事如昔人飲以醇酒利害不百
無輒更前人共見在檄下更不便千里井者一請卽
立止近且慮貧農無春損俸頒甘種屬有司春省補
不足矣大率公爲政不別標題目以矯名不旁有占
望以詭遇輕重疾徐惟民之困民亦自歸于公之調

劑而無所聞孔子居魯三月而魯治心誠求之百物
之仰膏雨潤下尺生上尺也故今日之薦不薦不足
爲公有無而一御史薦走國之人叫呼踴躍曰巡方
者幸知我公孩提之童見父母之眉目略開擁抱噪
喜多無所期自有所觸也今天下之民隔于上極矣
徵併日促共有亂心爲之與煦裕而向我用一緩二
以急公家而無後言媚于庶人以燕天子社稷之功
于是爲大無寧惟是民安可與定亂民親可與作忠
親上死長之心生于澆耕易耨有勇知方之衆何王

之慄不敵焉廟堂之上扼腕民窮而不能于一人一物引手東徇西肆而不能于肝食宵衣毫有以分其憂卽都顯據要耀人眼目而鶴軒鶉味將無于公乎顏甲黃次公之言曰治道去其太甚一切與民休息選擇良吏宣布詔令務在安全而責成之卒以中嚴外寬得吏民心佐西漢治平舉以質公亦何相肖漢嘉次公治行賜車蓋特高一丈黃金百斤爵關內侯未幾入丞相府新天子銳意治平留心民事上年詔冢宰郡國守相高第者以名聞臨問褒勞不次擢拜

以余觀于今日何以易夫公固無意于尊臚有以爲之
以爲要也夫天下事反不至于有以爲之要也甚
矣曾子曰視其庭有搏鼠鳥能與我歌矣夫公無意
于尊臚而尊臚至猶其無意于聲譽而聲譽騰也則
請爲公歌振鷺之二章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縣官
行且以徵黃次公者爲滄子以報公則又爲公再歌
鹿鳴之二章曰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倣天下諸守
吏行且以縣官之徵公者勉法公之成事則并申歌
采菽之四章曰百爾君子靖共爾位二三大夫旣勉

率公行事與民休息無爲異日者必能以循吏起家
御史臺巡方察吏如公之惟民是求者必急急布之
露章以競勸我輩學道愛人之人則天下拜公之賜
寧獨吾溷與諸大夫有仰藉以獲上治民已乎哉諸
大夫所然而笑曰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民
亦勞止汙可小康柔遠能邇由枌榆以及縣寓由內
寧以成外攘則吾子之意也百辟卿士媚于天子請
以告之我公我儕二三同事 公而共有以成之

賀予蘭夏父母應交薦舉卓異叙

侯謁選令除應山時余友人姚孟常史公書來曰某所善夏予蘭千秋修品人不但修名者漣喜應山得令更喜吾子得友余不佞與孟常甥舅往來久其所揚摧今昔持論一依于平不爲谿駁然于事業功名外不輕以品許人余舉以語應山父老子弟而人心喜可知也其二三學士長者猶私相語聞之前言凡修品人必嚴毅而介直于平易近人處每難之且自視高于事或不能細爲入或復矜視人于民或滿而

不能下爲求况其王謝家不苦俗吏勞人乎已候至
二三學士長老靜曉之酬人接務間字峻而氣和體
恭而神豫博大而不疎整飭而不鏘坐堂皇朝諸三
老娓娓詢疾苦惟恐不及單赤兩造之陳藹然家人
父子務盡其情一挾必再衷于心片紙亦屢勘于案
卽法有莫貸而愀然不安若子羔之于州人輩徵收
羨廩猶若恨不能已催科絕行戶供應與市互易或
故爲昂以給直弗計也至于吏胥伍伯未嘗不仁蓄
之慈使之一或因緣爲奸利朝願使夕城旦寧刻無

假諸學士長老見侯大端手加額慶應山得福星爲
不虛已爲應山請折不通水次之漕輓再反覆請豁
代納無田之子粒上各報可明年五月無雨赤日走
群神夜夜偕其內人禮佛額天形爲癩足爲腫淚爲
枯諸澗山窮谷之牧豎婦孺無不感而泣再下曰我
儕卽饑殍流離于侯何與而毀其父母之身爲我以
請命雨亦隨沛成有年已憫應山民之寡儲蓄與士
之困科場用形家言創潛水閘大煥新營宮片石尺
椽出于士民助義者十一而那移假貸于廣德者十

九更設常平倉則全奪之田廬之入二百餘金矣侯
之精誠既通于天子人遠近上下亦無不知應山君
清任而和兩臺使當報命交露章以聞會天下大計
吏并舉卓異備一人書玉展之選諸父老子弟各慶
侯獲上聲鵲起公卿聞我儕得長有侯終生成我博
士陳君與邑諸士猶若飲然于侯之推轂爲第二人
與猶未獲璽褒金賜之下也則同楊生某魏生某等
前揖余曰吏治之盛無如漢其人其事可僕指數也
大都奉職循理吏通民和無以加應山今日無宵多

遜其最著最難昔在人口者如處膏不潤庭有懸魚然但不爲家于官耳卽文成都之禮殿講堂邵南陽之開渠通漑夫亦酌其地方之有餘不避勞怨以經始之而已俟退食無應山絲粟之入俸糶併以佐度支經費日者文廟鼎新建闢置倉無寧可久可大如其家蓄之直以其家爲之孔姑臧諸君當讓節讓大且諸循吏所在見德所思見恩已以歲計之而有餘者亦不世計之而斬應山兩允折之利與國相終始苟補捩之風氣不透廢居之倉庾不改人文無替單

亦有資不其山高水深乎則今日吏治視漢何啻過之獨漢之重吏治者吳公之第一卓密之褒德能核名實破拘攣不以高第徇資格耳余以爲陳君之程吏治者審矣然侯之念無屑及此侯但知爲之自我者當如是耳向侯資廣德之入供應山之出也不曰吾奉簡書以令應山應山正吾家乎人之不遺力不遺財以爲吾家知與家之主伯亞旅相受用于無疆饑寒無曠廢爲愉快而已式吾廬之有敬愛顏吾門之有徽美名之所藉非實之所託也有無焉可也姚

孟常固以侯非修名者矣侯卽起家御史臺再奉簡
書澄清天下持此心敬修其業而成敗利鈍不計焉
應山不過其結發轍地耳一薦之與及推轂之不先
我輩亦不必爲侯沾沾諸士乃爽然余知侯之淡也
再進而揖余曰侯之不知應山外有家卽不必于應
山外論知之淺淡以家我等子弟家中有父母焉不
愛力不愛心煦濡噢咻以爲其疾苦督讀工作以爲
其職業顧脈絡之弗相聯艱難之弗相悉可乎苦之
爲政者士民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甘棠則弗剪

緇衣則改爲羔韭則思饗歡樂之弗足又名言之名
言之不足又從而咏歌嗟嘆之若康衢之謠與人之
頌夫非以爲誼也亦家父子兄弟交相成交相藉慰
也我儕子弟卽請以子之言效幽人兕觥躋堂爲壽
之意并以備他日之采風傳循吏者亦所以不朽應
山之今日也余乃無以難陳君與諸生碩侯又安屑
余無當之言哉則請爲諸士歌思樂泮水之末章食
我黍甚懷我好音侯之嘉惠璧官者心力亦旣殫矣
無亦惟是二三子之廣德心將爲縣官順長道屈群

醜之用二三子亦鼓舞煥發其精氣以無負匪怒伊
教之心乃爲交相勉以交相成耳陳君曰善

賀夏明府予蘭兩臺交薦并舉卓異序代李本
寧太史作

往壬戌之六月協院楊文孺走字屬余不佞題其邑
父母夏公商霖冊書稱公處子其身赤子其民門以
內日如衰門以外日如盾今五月無雨公憂田無秋
徒步赤日中靡神不舉上下山阪間凡七日日凡十
計里淚沾衣汗下土雨得先各州邑如澍應山民貧
甚近復棘于駢賦倘更無年當流殍半矣先生紀述
良有司不啻衆孰如公賢者幸爲應山鼎藉一言夫

亦史筆中不可嘗吾世而失此余時赴南太常之任
舟已發矣歌驪載途草草復使者命不文之言期以
異曰今年從邸報中見公再薦舉于朝并舉吾鄉卓
與第三人余以予告南歸文孺復書來尋前約余讀
文孺之爲諸士叙公者悉矣卽余不敢以秃筆寫字
辭亦何能更益于文孺無已則有已在文孺筆端口
頰間而微闕發未盡者余贊一詞可乎余從子營道
雅好人倫鑑久游文孺函丈一再過應山悉公治行
歸爲余述從文孺問答語謂廉吏之在今日祥慶威

鳳矣夏公不但金矢之贖不入于庭且月報日給與
往來厨傳之費半取辦于家今日號難處無如我輩
青子衿有司畏其多口下者望而許而武斷之害乃
遺之民亢者迎而距文弱之儒每至屈鬱無所訴公
曰吾子弟也親道師道之謂何而疎之而暱之授以
稱停民與士士之賢與不肖各得其分更覲公行事
意不授人以迎理不守成于壹昨日之是不以准今
日之非今日之法不少貸者明日事一更端而淑氣
應之矣此其芬有內美考喪應度卽五鳳神爵間誰

當厲行文孺則謂飲水載米人之以稱公而公未嘗
自道一貧字事各當民士心而公猶歛然其若有所
未足也夫有司之廉女子之無兩家者而已風之下
也謂美盡是矣若無人無事無不可以此一字敖鄙
者且故非衣惡食以揭之眉目間而况口不言貧公
孫僑不毀鄉教宓子賤不廢兄事及事若而人今不
曰無以厭諸子衿小有睚眦大詈頭巾不可近且借
爲口實以自蓋焉况有以服之而猶歛然若不足則
公之識度越軼人遠矣余不佞黠陋無所知識竊嘗

上下今昔士大夫功名事業之會或不潰于成而成
或亦不貞于吉國家并不得收賢人君子之用豈其
行事非忠計嘉猷乎哉亦只坐居心不素守已之勝
而不能虛爲下極人之情而不能平爲求亢之爲憤
激之爲爭鳴豫之凶用壯之悔非天道實人事矣故
謙之元吉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坤之章貞地
雖有美舍之以從王無敢成也公卜濟而善其施黃
中之美矣孫美而不居其成君子之終矣公他日紀
綱之地備耳目之司虛以受衆趨之益平以稱衆紛

之停又以耿然若不足者恬以和驚戾忌慎之習何
人不服何事不濟何世路不歸于平文孺之言曰侯
知盡其在我者當如是且成敗利鈍不計焉何復問
名得公之品之高明余于此念之恬意之衷得公之
器之蘊藉譬之萬斛之舟焉金石之堅綴山嶽之凝
重狂飈巨洋無不可以託重寄命其承載之厚也而
減之鈞石焉行水不加矧益之鈞石焉食水不加咫
夷然穆然無易驚易盈之象則其舍茹之宏也合之
以成其大受要亦宇俊爽而意嘗有以自下文孺所

已言者耳乃文孺與二三大夫慶公之聲華鵲起長
安公卿間第爲此一應山父母孔邇欣欣相告也與
哉然則余亦何以申贈公其在周人頌三恪之末章
矣在彼無惡在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豈惟二
三大夫與文孺與有榮施而余與天下士大夫亦且
將共拜公之賜于無窮若應山不勝僂指之大政余
卽不敏能敬識之有以副之名山大川矣

賀雪蒼艾父母考績

歲壬子予從計吏長安獲追隨侯言笑浹月也侯氣和而神俊韻沉而語溫秩秩中冶繩與譚天下事犁然如注願先有意乎親民神情意氣直欲閱兩漢循良而上之謁選得應山令是時涓子衿紳及接侯衡宇者曰此良父母無不爲應山手加額入應首條入行倚以醒愚頑急勸民無訟刁者大爲創而不得已訟者又各中共情勝負無怨既三月小大旌孺各安侯如載青陽之旭而或者猶有猾黠豪閭穴牟墮中

舞文爲姦利于民間侯廉得之麗于法于是門內外
凜乎霜肅更有民命百章遍榜鄉市諸中達與一切
人更始仁言義政又若煽祥風之和無不人人喜見
施行曰侯真生我其大者裁賦長之羸羨禁糧胥之
虐科營繕徵材于官府薪疏均值于市事又時時延
見生儒督之以禮時講月課明道正誼以先之于羽
之創飭邊籩之聿新典凡諸在眉宇耳目間者百蠶
必剔百壞俱新故入侯之境者祠宇秩如也表壑楮
如也津津乎侯之精神周而健矣至讀侯所刻政蹟

諸書無不以侯爲古人思一望見顏色侯治聲旣起長安公卿間菴爾敝邑且將與中牟鄉分榮色則意侯披符來應山時去諸生未數月耳亦何治行如家習而吏弊民情如分章櫛句也予假歸再晤侯侯不鄙夷予不佞倍道其苦心事蓋每事必三思思卽寢食爲忘而且境之所觸跡之所接履之所至舉此百思內纖悉小大無不日幾曷迴胸臆問夫針無不入故線無不徹此應山之舉諸掌耳然寧獨股掌間治應山哉夫侯不津津乎談天下事乎治天下事則

存乎識矣而非力弗任也非膽弗赴也先是應山作
城之役協取諸里甲衙役于茲乎治公城一而治私
藥十鷄犬迄無寧歲當事者豈不懷焉侯毅然與吾
民而計畚鍤力無復之也侯爲請裁公私帑無所與
而百堵成湏子上官諸廨署皆徵功乎諸屬邑府吏
挾上之意旣茲焉金穴而長吏惴惴焉恐或忤而他
有所中百索脂醴以備供張猶慮不得當豈其安忍
于吾官之遲回也侯條上當事官署必官治之
便說者曰民便矣于吾官何有從中詗喝者侯弗聽

請先得行州六邑所陰省而黜節者無慮數百萬緡
與千百家此以徵侯之膽焉力大者無往不舉也膽
毅者無往不赴也今侯之政報成令中諸邑長如侯
聲聞百十矣得晉諸御史臺他日長安舉手加額者
又不獨涓子諸衿紳矣侯常有言曰先公先兄每箴
子以孝箴弟以悌箴官以清以任吾師某公每曰吾
徒仕而無芳名無實政以歸者吾謝不見故治應山
競競焉無敢一日忘此語也然則侯之競競焉懼無
以副家訓與謝師說者其尚未有艾也哉余故一接

侯衡字而卽爲應山手加額也

賀程宿崖七十

先生負磊落之才蘊清遠之韻寄興江湖間雖游于
賈人乎乃其槩則范少伯三致千金而三散若近似
先生先生有丈夫子三人各擇一經課之曰是能申
吾未盡之蘊拓先世留慶之長今三丈夫子各頂中
尺木昭如也先生既以經遺聽後人貴而廢尼之羸
亦儘可聽吾閒陶然詩酒中眉間不帶秋色一縷凡
四十年一日也神固日以王而履固日以康往人傳
少伯五湖間仙去少伯僅載一龐人浮沉煙波間卽

仙乎而去故國別親知而結無情之波雲烟月何如
先生親知國聚故國徜徉富壽而康卽今七十年便
是百四十也何有乎少伯何有乎結契冷風寒月哉
不肖先君子固辱先生交而先生長公三公于不肖
昆季更筆研莫逆旣爲先生引滿一觴吾楚有衡山
先生鄉有黃山都高人曠士徜徉之地三十年後計
先生杖履日健余婚嫁旣畢願從先生由兩山以尋
徜徉之盟問帳中入老個中事卽少伯之五湖烟月
當亦在吾與先生襟帶間願先生無忘時萬曆四十

四年陽月下浣之吉

贈封君天與吳公暨配鍾太君六十雙壽

余友鄂渚姚長虞性寡合舉子業不可一世顧殊善
其社友吳玉文玉文楚闡不利以其兩尊人命館于
應長虞書及焉余接玉文溫潤而栗廉而不劇乎尹
旁達如其字行與之語霏霏如屑苞孕幾莫可涯浹
而怵怵抑抑復垂垂如墜也旣讀書程罔恒下健口
不問目前山水及秦菴一篇沉渾俊逸瑩然鼎彝貴
而雲霞流焉余益異玉文如斯人而無不掇高第者
而且當名人已而悉其兩尊天與君鍾孺人云天與

少于書無不窺名諫諸生間顧風規沉遠不爲季俗
纖趨伉然有以自命矣已數奇不售一第厭去之曰
丈夫自有安身立命處卽釜魚甌塵意興固自條然
也孺人以名家子佐之通書嫻禮布衣操作相敬如
賓玉文童牙口授以小學孝經諸大義學之涉者淺
體之安者深吾乃知玉文之濬源遠也玉文一日歎
語余曰不肖璘亦貧舌耕遠遊今年兩尊人俱六矣
人亦有言富貴壽考傷哉璘之貧且賤也無能供老
人膝下班斲之歡惟先生一言以當袞黼璘兩尊人

也兩尊人其且令名無窮余不文何以當兩尊人乃
兩尊人之自文與玉文之文其兩尊人固已厚矣余
惟玉文之所自歆然與歆然于兩尊人者目前貧賤
耳夫士誠不必驕語貧賤其父母雖然亦處之者何
如連騎結駟列鼎重茵或行能不比于黑闥報稱不
副于位署識者終不過而問焉天與頌詩讀書歛身
守約胸中不着水炭眼底不礙雲霞聞業可以芥拾
青紫問心可以土視功名不讓不爭能進能止蕭然
泊然與天爲游中立之文種不絕彥緒之瀆名爲遺

天全之爲貴多慶留之爲富厚矣四休居士何必減
一代偉人無寧惟是列寇曠觀遠尚而忍饑辭粟不
能得之其妻淵明夫婦雙超而不愛紙筆不能得之
其子虞集母訓能文而無書可携不能得之其父目
今漢上疏榮梁耕孟案眉山拔藻父洵母程然則俯
仰無愧父母俱存米負百里何妨鼎食無三腹錦千
章不數庭彩有五故曰天與孺人之自文與玉文之
文其兩尊人不爲不足而無假予不文也夫玉文而
猶欣然今日貧哉則請爲玉文進之房孝中顧其子

玄齡曰人皆謂祿富我獨謂宜貧所遺子孫貴在清白耳崔母盧氏戒其子元暉曰聞之玄馭從兒子宦所來者曰貧乏不能自存是好消息若坐食俸祿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以予觀于天與與孺人苦身潔行一經課子垂四十年夷然不改其操夫固知玉文必興吾宗而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堅以身教者意念淡遠矣終不但以富貴容侈望玉文玉文其亦何患不昂霄聳壑而必無以他日富貴之容改今日貧賤之素庶幾古名人若玄齡元暉登樞秉要之日仍

以清白清忠拜復其兩尊人堂下登枝不忘其本吾
終知玉文兩尊人不薄他日富貴猶帶貧賤之氣味
也而況今日不觀兩尊人之所以字玉文乎夫玉文
之精神上通于天火煨七日夜而色不變雕之琢之
爲圭爲璋而質任自然無更絲毫是天下之所爲貴
于玉者矣玉文所然而擇曰此璘兩尊人意也先生
善文璘之陋而更以玄齡元暉之父母期願期璘兩
尊人也予小子其敢不拜請謹奉先生之教以語長
虞諸社兄而共佑璘兩尊人一觴

賀劉母封太孺人序

國家功令凡職官自一命以上滿三年績上賜璽書褒嘉之爵其所生夫布韋綦縞之士占一經課子子宦成卽被之冠履珠翟令其子爲壽堂上不謂作忠榮典哉顧往往于外守令獨難且重也或前任浚矣而後任不及格不得滿或政報循良矣而徵催不及額不得滿及格及額矣不經臺臣幾更薦剡不得封典蓋至百方難之故爲守令者爲人子賢容易壅于上聞恩容易滯于下逮皆勞臣之所徘徊而孝嗣之

所感愴也。予姻友念劬君，始念太孺人孀劬且高年，故捧檄爲令前後。永寧靈寶間，聲噪中州，異才稱獨賢，薦書凡十九上。三年蹟報考功，令上旣無所以難。永寧靈寶令制稱念劬君，令賢旨贈甚腴美，如是封念劬君父如君官，母太孺人亦進封。如今稱天子固不輕錫予哉，而若干念劬乎獨易夫，其有以易之也。制下之日，太孺人方家食，念劬君械制書遣使焚黃，先贈君之墓，制翟冠袍帶以答太孺人。君叔季侍太孺人于家者，率君諸子，姓設几舉酌，羅拜堂下，請太

孺人升受制余小子弟兄從諸宗黨親屬賀履後捧
觴稽首爲壽曰美哉守令錫典之難且重如此也念
劬君有足以榮所生也而太孺人又獨以嫠婦手植
國材而身受國榮也皆人子人父母異數也然亦知
念劬君與太孺人之于此難且重錫典也其能有以
有之今日也重且難乎當贈君背太孺人時念劬諸
昆季皆弱齡若太孺人亦棄諸孤以殉地下此贈君
藐諸孤耳何所從斷機晝荻以受成而且得薦五鼎
焚黃以告之地下也妻道原母道以有終四十餘年

淒風冷月紡車間燈火熒熒讀書此剛腸男子容易
消磨者今念劬猶年未滿強耳仕進之際卽學未半
豹技僅塞白白首猶戀不能割以覲倖萬一丁未庚
戌癸丑對公車時念劬卷三領本房而三以不得魁
故主者故留之以須次大物卽海內知名士亦無不
三舍讓念劬芥拾大物也就是抹殺名心動色捧檄
以早有今日十餘年來盟之獨以衆萬人之歡畢諸
力苦以乎上下之交一腔血瀝盡兩巖邑矣故爲念
劬君母也難矣而能爲太孺人母也者乃能爲子之

封也重爲念劬仕也難矣能爲念劬令也者乃能爲
母之封也重不然章服煌煌卽仕宦家母子常有事
耳而不必難不必稱是念劬所遇焉而耻弗問者耳
乃余尤更有難且重于太孺人者太孺人始忍死以
成人之孤開長君婦湯舍生以守人之志一門兩義
烈兩下天子之璽褒念劬君能割名以成觀之榮矣
而四年荷令行李蕭然不知有家也爲一人捍吾民
不難磨新藩方張之虎牙而苟可爲一方定亂民如
平靈寶克諱又不難單騎往亦何不有其身與世無

論富貴卽勲名猶易耳節義忠孝間氣矣君子難言之得一足磨日月而况兼之而一門一時則太孺人之開之者遠而承之者厚此其難且重也寧但在今人太孺人今卽七袞餘乎而康視聽健七箸肩壽無有害今念劬君近入領禁衛叅軍矣聲華旣已日起卽孺人諸子姓多賢蒸蒸龍鱗鳳苞也太孺人累恭淑而上自當有待則今日之所謂難且重者獨人壽榮名已哉

太宜人傅母李太君六袞

歲丙午余偕計而北友人傅咨伯許以女字吾子聞之蓋出母夫人指云夫余貧士耳居且無一厘卽至今日視計偕時若稍遠于諸生自揣志之所存與身之所安終不以易吾貧也不知母夫人何所取于貧士而遽以女孫字其子且聞向人猶津津余貧不置也余竊感今人之以市道姻也富者欲過貧者欲及繁文縟飾以飽道旁之目耳卽爲兒女計奚益天下有無益之費而相習以爲固然者大率類此余有慨

于中而思挽之也久矣故于母夫人之不鄙余貧而
申以婚姻也而中心誠有服焉非直私感而已母夫
人故邑中名族自歸太翁相太翁學太翁遂爲孝昌
鉅儒然太翁不自享其成而發祥于子咨伯咨伯登
進士高第才弱冠乃濮州澤州之政神明愷弟又何
炳炳人耳也聞之母夫人從太翁就養濮澤間咨伯
每退食必問今日利濟幾何事平活幾何人咨伯曰
必祈得當以佐母夫人喜笑云嗣咨伯入居工曹例
得奉簡命有所往每讓衆人之所爭而就其所棄此

其識遠矣。峇伯望旣著，主爵者將優借他部需次。內
閔母夫人固曰：仕宦要于世有利濟耳。當今之時，朝
動念夕可暨四履，其惟良二千石夫。濮澤已試之方，
與夫未究之願。老人且欲更試以觀汝。峇伯乃自請
外補得閔之平陽。故長平毗壚也。山川風氣故相似。
峇伯曰：予幸得舊游地，庶幾可以昔之無開罪地方。
者今無貽吾母憂。適今年八月望之明日，母夫人六
十辰。峇伯將率其里之子，姓媯戚上一觴焉。而後奉
板輿同之官。乃余小子固，閔滯長安，無能從賓。進後

爲咨伯一歌闕宮之八章也安可無一言之誦余常
思人生所欲自教與子之教于親者壽耳余奉家繼
慈之服于方術家言長年者亦常過而問焉其說或
驗或不驗其要歸皆托之老氏夫老氏則余既知之
矣五千言具在無所謂熊經烏伸之術丹砂煉服之
秘也有三寶焉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如是而已矣母夫人之有儉德也于有取于余之貧
而知之也其不敢爲先也于咨伯功名之際如此其
退然也若其仁慈惻隱則鄉里宗黨盡能知之能言

之而濮澤二州與晉陽之民且陰受其賜而將益廣
其施持此三寶是謂滾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期願
維祺豈待祝哉不寧惟是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
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浴伯率母教而祭之事業也其
所就殆未可量晉陽固其車蓋特高之初也其永永
有以壽母夫人余幸厠姻家子得以歲時奉卮酒且
將竊餘瀝以爲吾母壽當亦不外此三寶之說矣

贈國醫月塘彭先生序

歲壬寅邑大疫往是邑醫惟月塘良塘故避之山澤中也曰吾老矣且是天行之數也吾安能數與造物閱以故病者不得屬月塘脉得屬月塘脈卽人十而八九起予伯姊氏病是疾徧索諸醫矣水漿不入口者五日五官已如木中人但奄奄待息盡耳予不佞兄弟強月塘至但嘻笑間投五分之劑一卽漸如生人再三數劑遽然故姊氏面目矣予姊丈節如先生乃羅呱呱者匍匍者齟齬者拜堂下曰嚮予內子柴

然時予已必無生若曹今若曹且保有生母豈若曹與予內子之能生春固從先生杏林中回耳顧窮措大能如先生何月塘既久客楚且治裝還豫章節如先生竟無如先生何乃命不佞言楊子曰夫世所最尊重醫無如秦越人與太倉公兩君子醫術誠奇且神然使無好事者廬列其事于史傳志林卽奇且神亦自當日止耳乃其所爲奇且神者亦未數數也今其事固可縷指計世人醫豈無一二奇中如兩君子者然自世人醫重不越人倉公也卽如兩君子師長

桑君乘陽慶獨其醫未一驗之人耶卽而名祇藉兩
君子以傳至于越人之兄弟共良子醫有名不出閩
不出國者當倉公時公孫光醫不中人醫而事竟不
經見何也夫業術誠高而未當於闡揚名淹沒者何
可勝數悲夫夫淡于所見而甘于所聞自古記之矣
月塘醫應山老矣名不境外安望越人倉公千秋名
令卽坐月塘公孫光與越人兄弟間猶應且中強也
乃以予聞月塘起前北勝守少東楊先生自子婦哭
踊中奪之予社友余公季仁夫婦亦起之諸醫所環

走此不如與中庶子爭號太子生耶若干予姊氏則
趙簡子之五日不知人也往診予姻友黃公二瞻頭
痛曰當發疽毒在骨節間後腰不支服痰劑且兩月
但骨立耳始延月塘月塘針懋之膿如注調生脈和
血散數劑愈徐公瞻龍周公石龍柴而驚如尅月塘
曰何竣服治痞塊劑至今藥矣此痰客在營腠間病
得之內爲之理中吐痰二三升旋成壯夫此又于察
御史病當吐膿與中卽循之爲膀胱也何異夫月塘
獨不得當太史公其人耳誠得當太史公闡揚之異

世卽不月塘秦越人太倉公不庶幾近之耶太史公之言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越人以其術殺身倉公匿跡自隱而當刑非緹縈幾不免則其所以自居者非也月塘旣不自尊張其術而尤以詼笑滑稽出之月塘詭以此自晦而人卽以此與之相安蓋得老氏之精而用之者耶此則賢于越人與倉公遠矣月塘稍知詩善飲酒年幾八十所涂月尚單衣汗津津也有丈夫子三人長君尤不失國器亦頗好士大夫言則萬一附青雲之士以自起庠太史公其人難言之長

桑君乘陽慶不老而盡其力于越人倉公名亦自當
境內止耳今日月塘老矣誠有意千秋名耶予不佞
猶能爲越人與太倉公月塘適然笑曰公無紿我公
但能與人爲越人太倉名而不能自越人太倉公楊
子曰夫太史公則予豈敢予但知月塘之醫可當吾
世兩君子節如先生曰異世越人太倉公吾子與月
塘十年後更醫之今日臚列月塘事作杏林春引端

司理鄭公十議序

韓魏公常言當事人才器須周足當四面入籠入細
乃稱經綸好手此經世名言也魏公未嘗輕以此許
人卽司馬溫公呂正獻猶曰才偏規模小然則天下
獨不能得魏公所言之人耳豈憂治平哉乃當時魏
公之爲公輔器從司庫務時識量固已遠矣以予所
祝記今日亦實有鄭公自公理澗子庭有懸魚社無
憑鼠案無閤牘民無滯情小大之獄衷于平亦旣卓
絕時賢頌滿輿人矣乃其畱心德化雅意古先如約

崇儉立社學禁殺生刻感應靈篇民翕然從事風習
不覺一變此稱病而善爲之劑叅俗情之所趨妙有
以回之而特不使之知而謂非經綸之一用耶乃余
不佞兩年里居所尤深窺于公者處大事若無事當
愒事若閒事處譁事若下馬呼萬歲天寒聽拆亭子
徃徃斤揮墜而鼻不知王季先之器稚圭以要路在
前而不厭煩碎耳意共處煩碎時自有一段整熟氣
概當不獨以治辦稱則以視鄭公今日何如溷菴爾
地不足當公游刃亦無自大公經綸之用要以天下

一涓子耳公之識量規模固已弘遠矣已從友人得
公條奏十議披讀終簡中間緊切時務而條理經絡
入籠入細井井秩秩卽據引証亦何該贍淹博也則
所謂高山大嶽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微細畜泄雨
雲藏匿寶怪者以今日質雖猶未見其全略亦窺豹
一斑乎今天下非無事之時也誠無取虛飾太平更
無取假宿鎮靜識時務者謂之俊傑則留心武備以
綢繆桑土陰雨加意民崑以固葺維垣自是抹時急
着夫備無事媚于庶人以燕天子十議固饒具之余

伏在田間無能奉議中繁切事以入告一人特請傳
之梨棗備留心事者採擇并加惡地方君子設誠
見之施行不謂非儉歲稍賜時蔭也若夫魏公大業
公取次入諫司經理中外計安社稷他日見公經綸
好手余不佞亦不敢後于孝先之知韓穉圭也

贈彭淳吾道兄雲水遊

憶余庚子辛丑時病已萬無生理非山非水之間疑
夢疑真之境忽不知病之去體者何故自是屏去筆
研無復人間功名想結二三物外交共訂向平許遠
游祗擬一裘先封翁大事便置千家一鉢作道人一
生活路是時道友淳吾其一再爲鍊師宋養虛趙樓
山文學劉玉磊意味都長劍耿耿倚天外也乃余世
緣未斷不幸入賢書再捷南宮便如受籠投絀杳飛
不去已而樓山旣化異物玉磊亦成古人獨養虛與

淳吾不道不俗常以遲余故亦竟未及遂迨遙游夫
余既自落羈縲復以羈縲之餘絆及兩兄可嘆可恨
今養虛已結趺園中二年神日王而月不同淳吾感
慨結侶尋師將問密于靈境名區都當必有所遇獨
恨余之悠悠世路本念既非爲身家子孫馬牛却亦
進不成共爲報明主養虛淳吾每言及此鼓掌大笑
時或與目相向然無奈駭人尚無吹毛利劍研倒一
切根盤何也今淳吾能作是決斷矣海天憶念不猶
籠鳥之羨雲鴻哉余常謂我輩有見地人但能研斷

世緣飄然湖海不須論到蓬島僊僊而跳出情海忙
田二三靜友合領取到處烟霞風月上之成得一個
閒下之亦成得一個懶淳吾此行當不屑此一個閒
一個懶庶幾他日于兩個字中設一座以遲我淳吾
喀然笑曰夫所謂僊人亦只是非山非水之間一個
閒人懶人也吾行矣無能更遲子矣

兵巡朱公城守管窺序

當重慶變初聞時公與余不佞譚綏靖之略的可咄
嗟而辨因見公急國之事心丹更心熱並心深余私
心謂此一東川事起項襄毅王文成于今日當無易
公今日之畫若置公于當日滿四寧庶人時單騎直
薄賊巢小艇夜趨吉安知公已事矣已見公出城守
一編屬各屬防無事備有事者嘗鼎一臠胸中數萬
甲兵亦約略可見余不佞則因公此一編也有慨于
今日之所以三空四盡也盡臣子不爭職掌之故矣

祖宗朝一事一官卽付以一官之職掌中間大小相
維而輕重布之所以潤色太平綢繆瑕罅者內外太
小何所不備何所不悉卽如監司之有兵巡顧名思
義有所以循之者矣止于勾稽簿書塗塞故事或不
其然而浸假之久所以爲循者反成故事相仍之久
一旦修行故事或反駭以爲多事當日所以立兵巡
者之意不人奪于時卽承于無所因而不敢身爲創
非一人一日之故矣兵事安得不敝太平何以不日
衰吾荆兵巡之得公倖耳兵巡突有公此書公亦足

稱今日多事之人使開國以來內外大小諸官各修其職掌如公無託之安無事避多事人庀事事如其官天下何所得吾瑕卽瑕終無以亂吾治安在一方有事如窮人簍子無一不叫瓦呼號叫瓦呼號并促速無以應卽應并草率章皇而終無濟于用故曰今日之所以三空四盡也非氣運之自旺而之衰也然則公之此編公多事乎哉常觀由來名公鉅卿于一切事務盡其在我兢兢焉若不敢自逸當時後世尊而述之曰大臣曰忠臣曰社稷臣夫謂其有濟于縣

官用也。余則以爲諸君子實是先事之會。善自濟其功名，早自爲頽面地耳。今海內亦脊脊多故，時矣。緩急之數，我輩要于有濟。夫免置于城，有公城守之書，在無以爲故事，而更妙于講求。我旣有所恃，以無恐，奸亦無所狎，以啓戎。萬一有事，無論足自濟其功名，而方寸有至不至，土無人色，亦衣冠丈夫儼然。天子之臣百姓之主，所以無自失其頽面矣。寧庶人之變，王文成不需請于九重之遠，取決於議論之煩，得以便宜成功名，非有謬巧職掌，講求先耳。卽正德間劉

六劉七之擾到處僂辱而平原太守樂陵令歸然丈
夫皆此物此志也公也而自多事乎哉公也而于人
多事乎哉

修海虞學志叙

海虞故文學里也余不佞則楚鄙樸駁中人謁選得承乏茲土時詫余弁纓而覲俎豆之場無益其不相肖旣受事入其澤宮周視殿廡堂閣詢其創置顛末若多所圯缺云大者如

天子肆俊士於膠庠卽以先師禮祀孔子令歲時釋菜釋奠以不忘所自乃亦多具文以承者余愾然有愛羊之思而未敢有以當也會雲杜本石李先生以振鐸至本石博雅君子也旣精於典故尤率履不越以

視先諸士乃相與共兩朱先生討訓故實而輕重舉之諸凡釋奠之禮如數升奏之節如制尊經閣如名月課士如事覆正養士之田如籍庶工粗有次第夫亦既觀俎豆之場無辭於不知禮聊同三先生與諸俊士修行故事已耳諸弟子員繆生靡祖嚴生柁等若以是何備虞學文獻之未足相與私誌之更蒐賢踪宦蹟及藝文之散失與腹在斷碑荒碣者綱挈而紀分之比事拾遺得若干卷誌成群請刻其策以觀來者楊子曰志史之流也聖人之於文所重惟史其

說禮也。輒嗟文獻之弗足而恚杞宋之莫徵事，非文
弗垂也。虞聲名文物之甚盛矣。夫志惡可已也。要以
徵往昭來，余微有感於虞之初焉。虞當商周間，不猶
然荒服榛莽之區乎。仲雍入而虞之名尊，子游出而
寓內尊。虞者傲然與鄒魯埒。夫仲雍屣去侯封，文身
斷髮，所與俗俱渾耳。如今時之所駭逐之，以爲榮。鶩
之以爲高者，仲雍無有也。子游北學於中國，是時冠
劍簪纓之倫，與飾名競采者，何可勝原。而亦不能與
沾沾愛人易使之武城，宰爭晦流則虞之開今日聲

名文物之盛與今日養聲名文物之盛於益光者所重可知也

明天子右文以科目進士而陶成之於澤宮士之於進取如車之輓舟之楫脫是無以托於行豈其必支斷隱放要以大人經世有如不得已而應之則養之力沉發之力全世與已共不失焉如第以學者舍人爵榮名若別無安身立命之處童而習之日夜蠅螭以競視飲食裘葛焉失之弗快也將無仲雍之耻與人且以窺其出之所竟而躁之所受也夫誠涉六經

之精得聖人之一不絃歌武城不掩子游之文宰武
城行學道之端宰天下寃學道之量則子游之爲子
游具在若泛於南方精華焉求之失其質矣余以爲
今日之謂膠庠者獵較功名之場也還其源於學而
靜以觀之今日之謂文學者矜悅粉藻之飾也歛其
游於道而質以出之處不失文學之真出使人以收
文學之用是爲重虞學而不失虞之初若夫制度文
章之舉前事之不忘焉耳漢成都亦有禮殿講堂乎
帝王聖賢寫在目間一時後爲盛舉卒之人文之蔚

起者賦上林子虛頌金馬碧雞徼取一人之寵高足
里門耳再起而爲草玄美新風斯愈下豈其益於國
家右文之數夫登高則望臨深則窺處地便也何況
文鄉墨儒駸先賢君子之地而可無善返其初語尤
有之無高不可升不必盡岡陵以爲望也無深不可
探不必盡崖壑以爲窺也仲雍姑無論令子游而在
文學或非其所駐足之地夫沉涵德行之源爵養英
華之積使虞學之鉅儒名公貴相望於當日者尤光
大於來許庶幾哉益以備文獻之全今日願與諸俊

士志之矣諸士其有意乎本石听然而笑曰真吾楚
鄙樸蔽中語迂而遠於事情然可以儆志之一說因
弁諸簡端

艾侯循政紀

此艾侯循政紀也雖其凡百有四款諸生之歌誦咏讀若出一口洋洋乎盈耳哉余常惟由來循吏可漢稱最稱多然人不過一二事而或者在官無赫赫之聲月計不及歲計有餘則又多無事可紀者亦有聲華彰灼起公卿間矣反以偽增戶口掩其前稱之非真甚矣循吏之難言也有如侯諸大政海內有司長十但實得其二三卽足以踵前漢而垂後芳如此其純懿備至也合卓魯與劉寬董宣諸君子與之衡美

而第論不猶當北面遜而顛泚然退耶余再考循吏
之紀誦採入傳記者大率間巷之歌誼爲多而被之
篇什出土子撰述成律成聲者絕少獨惟中和樂成
爲諸生弟子歌咏刺史之章漢而于今一見也豈誠
皆俗吏無師儒記述大抵以小人之口質而真無納
交近名之心而騷人詞客則多浮而不核無論聞之
有市心卽組織之工綺聲韻之自然而好言自口微
購由人故傳紀無採焉而余則以諸生弟子明理義
耻佞諛不可欺以聰明常多來其貴備猶難動于耕

豎孺子之口且一應之中人異口焉口異心焉心異
意焉卽合卓魯諸君子今時斷無能人人而悅之夫
各一其心而若一其口則侯之所以得此于諸生者
微矣紀傳不採士儒詩歌者余所謂浮而不核者耳
今日之歌咏侯者大率發揮本色寫其心之德侯而
無以自效或雜而無律或麗而不典非盡出乎嘔心
之錦撚鬚之苦也實與閭巷之歌謠無異紀循蹟者
微實不徵文是紀也或者其當必傳傳而此藐焉應
山且當高僂中牟密縣之上則侯之嘉惠應山者不

必問數年百姓之沾濡矣予往承乏虞山但憤憤日
于俗吏事無有善狀足紀雖倖釋罪地方地方亦若
與我相忘然寤言訟省常覺門以內門以外咨嘆缺
望者十之四五而嘔吟思慕者未知十得二三否余
之多負職掌也讀侯諸政紀百不得一益若無以施
眉目而更何以爲侯言余常歉焉而常愧焉有泚矣
友人曰子猶淺言侯且輕自引撓也試徵侯于紙上
挾性命之微若高登尼山之堂而宗風玄諦直通瞿
曇李耳首座夫游夏不徵能于求由顏閔不該美于

予賜從來難言之于以徵視侯其何所不足且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又無所不富有矣茲紀也此之謂集
大成不其然乎楊子曰敬聞命矣吾何以弁諸詩歌
首也哉以此

書安陸白兆寺募藏緣引

我朝兩都子郊宮大饗外琳宮碧宇奉瞿曇氏惟謹
諸經從玄裝羅什輩之所纂譯而來者叢萃無慮汗
牛海內通儒學士徃徃窺心茲典非直以其文字古
與可治之而爲修詞用亦庶幾窺得一斑借彼空幻
諸昭有法以大破我世緣種種纏障卽其粗淺而爲
輪迴因果之說者亦足以約狂愚之心而使之不敢
逞故藏教亦轉世一法尋文思義見筏思渡藏弗可
少也乃今稱之佛門弟子者具髡緇之相耳無問藏

且不知所謂經如吾郎一郡其雜穢菴堂無具論卽
名山古刹爲佛靈之所憑式人心之所皈依者封內
固不乏間之藏教亦缺如也獨吾邑當國初時大師
無念氏崛起具大智慧振黃梅兩祖宗風高皇帝召
至京特加敬禮歸錫以袈裟金鉢盂等物御製詩送
之高皇后賜純衲一藏經一載之江不設帆櫓肯听
舟所止建寺爲師禪林舟自南都逆流而上一日夜
若從雲壘中墮漢上自溟而濛以達吾邑則又從萬
山中揖輓不能施之處乘漲飛泊縣治北十有五里

之石龍山并非人力也報命于其地建寺度經賜名
寶林 師阻于廻舟卽毀舟製經函從師祝髮于此
至今縹緗充棟并御製碑敝賜衲尚輝映林表云安
陸爲郡首邑治西三十里爲白兆山碧立千仞唐以
來有寺腰萬松間嵐沉雷閣青碧萬狀石屋一曰桃
花岩則李青蓮讀書處也郡人士每至浴佛節及他
佳風日相率游攬者趾相錯勝士冠蓋來于耶者多
紆車往探焉洵漢以東名勝地然亦無藏經版向者
無所仰止畢竟靈崖缺典也行僧如喜參求尼跡遍

天下憇錫茲山裴徊經年不忍去一旦頂禮諸佛發
宏願請爲此山乞建藏郡人士聞而壯之持簿走百
里謁予長跪楹間者三日夕願得不佞一言白其意
俾告諸現在宰官暨諸檀越成此功德予詢其費幾
何曰請藏千金構閣半之再詢其工侈矣當儉財之
世安所得布金長者償若所願曰秋蟬之翼折軸積
也野人之淚開石誠也老僧請畢此電光中喘息將
竭吾淚以積吾羽楊子曰有是哉予往常三歎息于
今之所爲尊經閣也侏儒枿植弗具焉具矣鼠矢封

蛛網布耳一帙一則無有君長此者過弗一問有是
哉老僧東西南北之人尊其師說將竭吾淚積吾羽
爲白兆藏經矢也吾感吾徒焉而吾媿焉乃爲叙其
事如此至于函哉此果自人世善因非敢謂予言之
有當足發諸宰官諸居士懽喜心也

修復高貴山靈境小引

應山故窳山高貴當申楚之間獨秀挺萬山中挿碧
椽青只天在上遠近望之若形家言稱天馬者俗呼
大龜山是也高僧傳載白暘道人誅茆此山證成靈
業弘嘉之際又有古道和尚從山東來目不識丁穴
石龕其上念佛滿豆若干石遂通靈無外著有尋牛
歌人牛雙忘偈遠近信嚮者隨僧俗姓號贈以詩篇
皆饒理解一日期山上下比丘將以集日大歸及
期自吐火積薪上茶毗及心猶拱手別諸比丘因是

山上下寺宇駸駸金碧映嵐藹間矣嗣後僭僥而衆
多不戒於行甚之有黷穢大士座前者一日停午無
雲山絕頂上雙龍引水初如兩足練倒下寺及僧一
空山下人迫往視之崖谷間若有人傳聲衆嚮跡之
于木石數千層中盤剗得一老僧覆木觀音像下衣
履無恙駭問之曰不省所以此僧後亦不知所往并
傳靈悟不立文字去其觀音像今存應山報恩寺中
他諸金碧道場亦漸沒草萊矣萬曆三十年予諸生
時從土人肩鋤採黃精至其頂石碧千尋嶙峋直出

有苔封石屋貯一真武銅像四元帥附近土人稱屋
爲無梁殿舊靈應甚謁者無遠近冬夏云屋前橫架
一鍾叩之聲甚洪遠鍾前下一石龕則古道念佛處
雙趺宛然環眺諸山若拱若揖若蹲若迎下視遠近
烟村幾點在培塿中是日雨後天朗土人指點漢江
如線轉北俯矚其莽蒼萃禕之下云有潭沉泓不測
前白日引水上頂下洗穢土者此中物也循頂直下
山眉得一殿群鹿亂門高走出廊廡半卸佛像鍾磬
猶有可觀拂草間碑讀之則白暘道院也至四十二

年再一板臨殿半無瓦僅柱礎壁立前甍疊像藤蘿
匝禮頂上兩蓄雀窠如拳綺旋螺間披荆榛更上絕
頂鐘已無有獨真武像在雨痕苔色中爲惘然久之
入傳偷見碎鐘橐歸已共舁像走苦不得動奮引斤
鑿之刃倒着臂故不得移此不必深論由來靈境勝
場失今不一存其跡恐幾年後鞠爲茂草亦仁人與
揆幽者之所傷也山旣險絕無廡糧可以供僧僧故
不能住時松菴和尚于山下廢寺基上茨屋焚修往
語之曰如頂上白腸道院稍一葺理汝肯守岑寂乎

僧曰唯唯檢得十金付請山下居士楊愛峯共伐石
運甃略爲善理山下好善人助以月燈根覓得舊佛
數尊付松菴禮供亦曰護之于風雨蓬蒿中稍存其
蹟以俟好事者耳今年松菴同劉齋公語予曰前年
僅存好蹟風雨蓬蒿又復奪之矣奈何予無以應時
偶有問餽者得二十金卽付僧同劉齋公聊且支持
適蓮幕智湖程君至語之故力肯任經理曰須一至
頂相度之番所以可久無但支吾目前共策蹇往至
山下凡四五聚息始及頂問殿且石矣灰復固之不

十年而泐裂如此何故則曰此頂無山與齊雲霧晴亦濛封水不及冬卽合至春滋始解風更迅烈難支石但容錘卽洞入浸循揭之而走智湖曰甃以石故灰泥不合須累以磚灌之油灰更理一石墻以當北風殿前開平如掌高起臺基納級而上周以石闌使人望之巍然起敬其登頂之路仄不容趾陔不容立者并有以平之無苦扳躋人或當險絕峭削處開一千人坐表以石亭資勝倩人叫嘯庶幾瞻禮共快乃成一勝境若仍聊復草昧屋前石齒齒啣人趾蹊蹊

碍人目登者其且有悔心何今日之重修爲是則然
矣而費不支也曰夫安知人好事之不如我請疏衆
共成之曰夫今之好事者喜剗剗于耳目之積焉爲
觀美且以爲福也深山榛莽至者重趺夫神亦奚取
我貌而祠之于重雲層霧中而予能欺以福招人曰
是又不然彼吝之爲惠敬像之爲禮存舊之爲義濟
勝之謂德亦同人之所共好也吾但以聽好事之人
而無取必焉不可謂非吉祥善事不必侈于佛果因
緣而安知人好事之不如我余乃次序前後語如此

卷之三
三
以付松菴和尚劉欽齋公